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 簿籍 軍刑 致師 犒師 弭兵 伏兵 祭師 發軍 先鋒 鄉導

願從征伐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　後漢書王霸傳曰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　唐書馬璘傳曰馬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

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乃解圍去　又封常清傳曰安禄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　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增投筆　請纓 漢書班超傳曰超為官傭書常輟業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原從軍行　狗國難　增當一隊　為前鋒 漢書李陵傳曰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北征記曰永樂時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原卜式奮身　竇憲奮擊 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身國難賜爵關內侯　竇憲願奮擊匈奴以贖罪

呂蒙十五擊賊　張奮二

十領兵 吳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呵叱不能禁止歸白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火攻車步隲薦之昭不顧曰汝年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增尚能被甲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 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唐書馬燧傳曰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願從征伐三

增詩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悠悠赴遐征洒涕別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邦家有急難詔書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

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没

簿籍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鄭玄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録軍實之凡要　李靖問對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增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衆**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註士卒兵器簿書也稽計也簡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為之要籍也 禮足以動衆註動衆謂師役之事

持囊 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馭吏因刺取探候之知虜入雲中代郡因白吉也

立符 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請立虎符絕詐偽從之

增比籍

判簿 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

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 又百官志曰兵部郎中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讀書契

立簿注上註見第一 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預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書一月止

為四籍 為二籍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 又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原尺籍

伍符　軍書羽檄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註尺籍以書軍令伍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詳將帥　又息夫躬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押至　邊遽乃至　吳語遽聞　增以小册記兵　出片紙指名通鑑宋紀曰曹瑋知秦州數言唃廝囉欲內冦請益兵翰林學士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册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典故記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鞶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增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神策兵既發殆盡忠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一報再報兵略纂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册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增策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

增議宋錢若水撰劉珙謚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脩部伍戰陣之法

軍刑一

增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朂哉夫子爾所弗朂其于爾躬有戮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　海録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　兵略纂聞曰嘉靖

間毛伯温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寛請自令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廵撫得斬以狥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令論邉事者以公為師

軍刑二

增唐書髙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狥　八編類纂曰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叚秀實為都虞侯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

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
帖曰李洪正為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
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
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
以狥　八編類纂曰金呼沙呼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
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
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
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

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　并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黄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曰明英宗時阿勒坦多爾濟巴勒數寇甘凉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閲邉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

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狥一軍震慄　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冦巡撫李遂守泰州城召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還若有避者斬以狥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原正邪　討叛左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又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軍刑　軍禁周禮　增非令　以法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後漢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

丹道　殷渠

唐書韓弘傳曰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人敢肆者　又曹華傳曰華擢横海軍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為三鎮其明年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徃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殺婦　斬甥

晉書郭默傳曰永嘉之亂默帥衆自為塢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

殺嘉嘉奔石勒黙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唐書竇軌傳曰軌初以其甥為腹心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

按狀誅情　通鑑宋紀曰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賔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名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八編類纂曰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劉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襆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斬子殺叔　八編類纂曰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劉仁贍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

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話腴曰曲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既誅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

原察軍慝 **戮犯命** 慝陰姦也 周禮戮其犯命者 **易果毅** **干旗鼓**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臣干旗鼓干犯令也 **順為武仁而武** 師衆以順為武無能違也 **增斬軍候** 史記趙奢傳曰趙使趙奢救韓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立斬之後破秦軍賜號馬服君 **兇職吏** **撻近侍** 吳志陸遜傳曰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

最親戲下兵不整避對之畀其職吏通鑑宋紀曰蒙古子額森岱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扶民葱者斬之

鞭其背　撻之市

唐書周墀傳墀拜義成節度使宿將暴謷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典故紀聞曰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令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威震三軍　又高仁厚傳曰揚師立反命仁厚討之師立夜出兵擾北柵仁

厚設伏擊走之副使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狥

原師不赦過　戮不用命禮師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書不用命戮于社

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易否臧凶晉文公曰三罪而民服　有死無犯

明恥教戰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為敬左傳求殺敵也　猛以濟寬　威克厥愛　師以嚴終　功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戮　敗軍責帥　用法伏辜　立武知禁　守文經武

增一人不戮　一軍皆震左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永德傳曰永德從周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衄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狥　八編類纂曰周世宗既誅樊愛能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櫘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取穀立斬　借釜立礫

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狥　并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

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碟以狗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唐書竇軌傳曰軌從討王世充明年還蜀既貴益嚴酷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栗由是蜀盜悉平　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日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狗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原聞將軍之令　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　大為防而猶踰　小不忍而忍亂

受棨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

之僕　陸遜謂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

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

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不以鄉里故廢法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　臨賊境而害主將孔帖曰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

又欲為功乎即斬以狥

親故無脫　唐書闞稜傳曰部兵皆羣盜横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

具聞請釋　兵略纂聞曰成化時韓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遅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致師一

增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

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元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强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

致師三

原訟敵　嘗寇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来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傳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晉趙旃挑戰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畏　踞轉鼓琴　遣書遺幗張骼輔躒致楚師踞轉而鼓琴轉衣囊也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屯渭南糧少欲速戰魏勅司馬宣王堅壁拄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幗以怒宣王宣王將戰辛毘杖節奉詔勅乃止巾幗婦人喪巾遺之巾幗言其無勇以掉之幗音馘　靡旌摩壘　折馘執俘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增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傳曰竇建德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 又姜寶誼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為賊執

原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之外 周禮注郤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詳上

致師四

增遺婦人服書稱陳姥 唐書杜伏威傳曰煬帝遣陳稜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圍淮陽城烏珠與劉猊同引兵來救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犒師一

增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録碎事曰應劭言多其牢賞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貞爲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

犒師二

增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温傳曰温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

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犒師三

原弦高　展喜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國語齊伐魯展喜以膏沐犒師以義服明且不略免也

增使弟　遣叔　左傳曰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通鑑宋紀曰太祖遣李處耘等假道荊南討張文表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彊弱處耘待之有加

驅鹿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

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詔行在所詔頴為文銘于漢南以紀功德 共牛註見第一

設糲飯 **作糜粥** 五代史王敬荛傳曰梁兵攻吳麗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荛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 唐書任迪簡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匱乏欲享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户踰月

原箪食壺漿 **具積備衛** 孟子武王伐商其小人箪食壺漿以迎之 詳上

增殺妾以饗 **賣女為費** 唐書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飢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又張伾傳曰伾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悦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名部將立軍

門令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以綾犒軍　以繒犒軍　唐書韓滉傳曰劉元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滉因結為弟兄謂宜早見天子以錢二十萬為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　通鑑唐紀曰王鍔與朱全忠連和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

發家錢頒士　斥禁錢賜軍　唐書田布傳曰布拜魏博節度使發家錢十萬緡頒士卒　李絳傳曰田興以魏博聽命絳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犒兵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子

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顔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劒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辯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增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南唐書元宗紀曰帝自以唐室苗裔訹於斥大境土之説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原忘戰　戢兵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

戰兵

不教 不戰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宋為名 晉議去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子罕謂向戌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晉書吳平議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濤盧欽云不宜去武備

增脫兜鍪 歲漆弓 韓愈詩曰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 唐書王忠嗣傳曰忠嗣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有桼弓百五十斤每歲之示無所用

原戢戈櫜矢 歸馬放牛 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書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用也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禮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

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試用也

弛而不張　闔而不用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世儒闇于大較猥云不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刑法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也

增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書蕭俛傳曰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　又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

偃旗息鼓　寢析包戈

唐書裴光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邉召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為大費幣往來願修和

好有年矣若遣使名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来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 記纂淵海引三傑詩序曰寢黑山之折包青海之戈

溟瀚無波　邊陲罷警 孔帖舒元輿問國庠記今溟瀚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 賛皇一品集與回紇可汗書邊陲罷警弓矢戢櫜

車甲永藏　烽燧不驚 孔帖柳宗元表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烽燧不驚兵戎以息

韜刃卷鎧　罷柝銷鋒 唐書叛臣傳曰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豪壽舒廬既韜刃卷鎧惟君命 孔帖劉禹錫表

原去

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草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盖不得已而爲之

願以兵爲戒唐書李德裕傳曰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怵於武不可戢即奏言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旍攝麾以就卷

增詩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　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　李白發白馬詩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徳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右皇武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右方城

增序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銷金罷刃

增狀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

增策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鑠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富壽立于內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增疏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名既至上疏陳政曰夫痿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

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誒終日之義耶

伏兵一

增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伏兵二

增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

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

真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　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

慰名君廓見使謬為恭敬稱欲歸首縈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縈軍還掩擊破之 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馳至鏖鬭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 又曰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遯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

闘翰軍奔潰略盡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擄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懐輯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賛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賛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

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仳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

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

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

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㵎為賊設伏詭擊死

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

元濟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

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

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偽北逐之為伏所掩遂

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温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温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

之又遣唐英岏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㵎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岏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驍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卒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黄巢遣其將尚讓王播

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

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攻秦彦彦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麰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祇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

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
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佯言乞降公曰
賊憊暫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朓劉
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遥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
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
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
瑾求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

以此可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濵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　說

選遼志曰按巴堅用其妻舒嚕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按巴堅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遼史太祖本紀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摩哩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

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覇殲其衆乘勝大破室章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来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內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又徐中山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為三覆以待而别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横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水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惧我選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

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御史盛杲以直諫謫令羅江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内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横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鬭賊大北斬獲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

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䑸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為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逵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彦名飈起畿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闢一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

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燹一無所逞旗舉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狥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公下馬抉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州時土獠子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狥取絕愚故地未服者道當縣安莊明日公馳諜候之中

途因要其入見旣遣胡生關說令母𩴴結帶刀劒令我得善爲禮駐報如命公乃集隷卒得强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紿思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撲駐兩廂伏發捽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伏兵三

原思險　慮無之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左傳前茅慮無杜預云前慮有無

若令蹋伏也

解鞍　銜枚　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示不去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銜枚令無聲也

設伏　潛師　為三覆　伏萬弩　左傳公子突曰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　孫臏偽走龐涓逐臏度涓夜至馬陵伏弩萬人見火則發

增伏

澗口　伏冢間　北齊書段韶傳曰韶從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縱兵急攻之韶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五代史曰秦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梁王令朱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為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

據洞口　奪望樓　唐書王雄誕傳

曰歙守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鬬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　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栅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匿城左　伏湟中　唐書薛萬均傳曰竇建德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　五代史曰張瑝軍赤岡太祖使張歸霸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瑝柵瑝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瑝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伏莽間　伏道

側 唐書李密傳曰滎陽太守揚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陀合兵討翟讓讓素憚須陀欲引去密曰須陀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陀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陀 又竇建德傳曰秦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

原覆諸山下 傳楚伐絞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

死此樹下 汪坐守也 孫臏斫樹令白書龐涓死此樹下涓舉火照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隱情以虞

用戒不虞 言私度已之所能以度彼之所能

增隱兵堤裏

伏騎溝下 魏武帝志汪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

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唐書李光顏傳曰裴度築赫連城於沱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李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

刺岳字幟

樹絶老旗 通鑑宋紀曰王進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 又趙元昊寇渭州通懷遠城韓琦令任福併兵出敵之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福違節制墮敵計中桑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䌫老旗憚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大潰福與諸將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

使壯士變服料

奇兵易服　後漢書馮異傳曰異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唐書王晙傳曰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伏甲士三百

選善射三千　唐書杜慆傳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賊將李圓易慆馳勇士百人

欲入封府庫愐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愐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衰場賊皆殲焉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百人伏山下　百人伏廟中

通鑑宋紀曰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相州湯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又曰韓世忠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迎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

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扇扇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

帥士卒為兩翼分千騎為八伏通鑑唐紀曰高仁厚列十二寨圍鄭君雄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揚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傍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濠中斬獲甚衆而還

弇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追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覆發大敗之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

伏兵四

增蔽山伏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為三橋以度兵李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廬落密衆大潰

得其度伏又段秀實傳曰秀實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

為狹營小舍唐書田頵傳曰臺濛之行為狹營小舍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名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伏萬人柳林中通鑑唐紀曰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

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褺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褺單車遁歸　衣白

伏黃山兵畧纂聞曰正德時妖賊李通寶竊發總督林廷選令梧州守曹琚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十餘級賊入於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於秋風根盖其巢也諜知其必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衣白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祭師一

增潛確類書曰凡軍行祓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胄弓矢於座側建矟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

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祝宜乎社造乎禰注師將行也　增事四望

祠五兵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公羊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原類乎上帝　禡於征地 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　受命於祖禡於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禡皆師祭也詩曰桓桓講武是類是禡

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 定兵謀也　出征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祭師四

增禡纛黄堂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彦曾乃禡纛黄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龐勛至刼取之

祭師五

增詩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纛炰羔

禮芓屬

發軍一

增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

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著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

兵

發軍二

增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歷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

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項之㓰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軍三

原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召急則以鳥羽示急也

增銅魚 銀兎通鑑注曰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内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 朝野僉載曰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兎符以兎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銅虎 金魚上見銀兎注遼史兵志曰遼鑄金魚符調發軍馬

原聽師田 出虎符周禮八成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計合士卒簡閱兵器為要簿也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為無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諭以意旨遂發兵也

請監軍 發針工後漢馮緄為鴻臚卿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請中常侍一人

監財費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史尉佗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為卒補衣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故百姓離心欲亂者十七八也

增得天時

遇午日 唐書王式傳曰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 遼志曰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

發精甲 唐書裴均傳曰劉闢叛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

雇貧人 八編類纂曰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原司馬請瑞

司徒教士 傳曰司馬請瑞馬瑞符節以發兵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卒兵也

黃霸發士　吳漢行師漢書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適音的後漢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引道　頭鬢皆白

老弱悉赴後漢光武曰每發一兵頭鬢皆白漢王在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赴軍注云古者二十而傳傳音附

具其卒乘　繕以甲兵　校尉稽乏軍興　京兆馬不適士晉石鑒奏杜元凱為校尉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檻車徵以候贖

黃霸詳前

發軍四

增杓窊遼史國語解曰雙寬鵞鳥總稱遼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

略
同

發軍五

增詩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唐儲光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獫狁時寇盧龍營帝念霍嫖姚詔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霆鼓鳴

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

山飲流洄濤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劍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增奏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令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增狀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令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獫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啟

戎心挫國威也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棘門之外免冑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晝銳于神麢倉東繚垣摧以成麈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先鋒一

增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

後漢書祭肜傳曰肜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肜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

宋書劉懷慎傳曰懷慎為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

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後周齊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晋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名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内史柳虯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玄甲

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尉遲敬德
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
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慴　又曰太宗
征高麗詔江夏王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
會賊救至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浚溝保險須
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
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

通鑑唐紀曰李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棄劉聚歸明太祖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為先鋒

先鋒二

增身先士卒 身當矢石宋書張暢傳曰魏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 通鑑注引補國史曰高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 以乘騅賜 以名馬賜周書李弼傳曰弼歸太祖拜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乘騅馬及泰所

着年甲賜之　五代史曰梁兵攻李茂貞於岐以康懐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

黄驄年少　白衣先鋒　海録碎事曰裴果從軍征討乗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黄驄年少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恃驍勇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

先鋒陷陣　先鋒鏖陣　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　又秦瓊傳曰秦叔寶先鋒鏖陣前無堅對

相戒避先鋒　自請為先鋒　五代史曰史建唐為晋兵先鋒梁兵數為建唐所敗相戒常避史先鋒　通鑑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犯洪州張俊歛兵若無人者　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揚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潜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先鋒三

增被羽先登 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且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伏其勇注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

北府兵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解而復合者數四 五代史周兵圍漢太原契

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史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

奏功第一 通鑑宋紀曰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台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禪華善為前鋒禪華善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

年十七為先鋒 又李繼隆發兵討李繼遷獨范庭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鋭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

先鋒四

增表宋孟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捷每為衆先及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

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死不卻

鄉導一

增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蹤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

傾耳以逞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来寇之馳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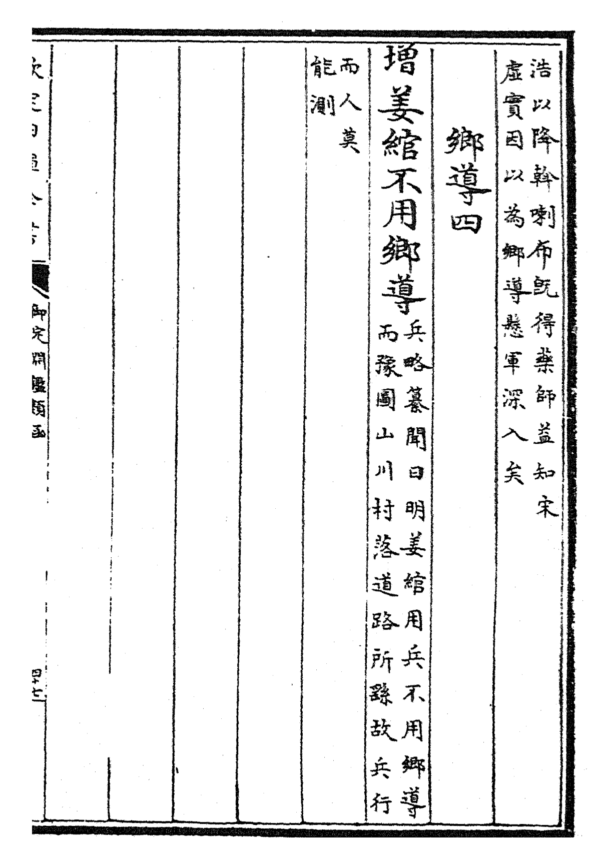
鄉導二

增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將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為鄉導者百人　通鑑宋紀曰金以斡魯為都統斡喇布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實斡魯使斡喇布尼楚赫羅索等以兵三

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斡喇布以繩繫達實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增縣民為導　漁人為導　通鑑唐紀曰劉士殷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備馬殷殷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　通鑑宋紀曰呼必賚得沼江制置司檄有云令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用呂文煥　得郭藥師　又宋紀曰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為鄉導　八編類纂曰蔡靖遣郭藥師師師與金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遂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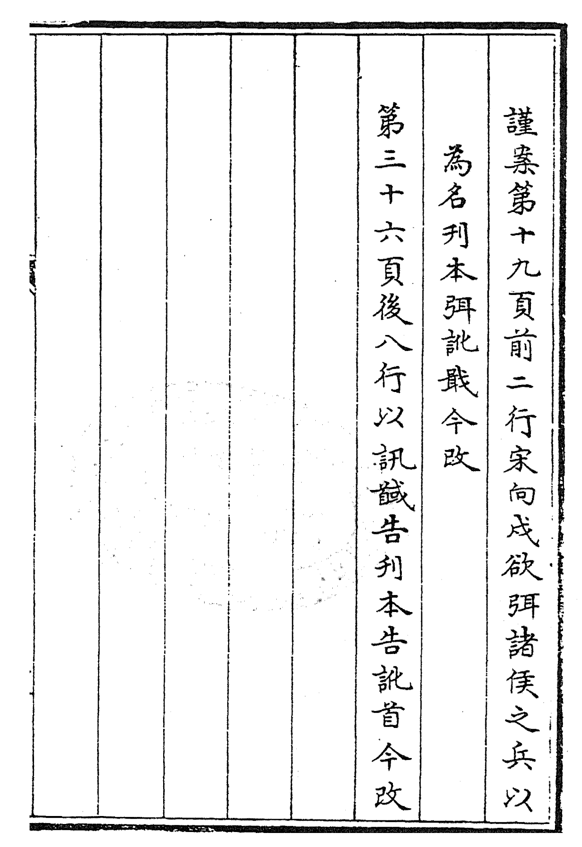
浩以降斡喇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鄉導四

增姜綰不用鄉導 兵略纂聞曰明姜綰用兵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蹤故兵行而人莫能測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謹案卷二百十七第十一頁前一行額森岱舊作阿連帶　二十八頁前八行摩哩舊作年里　四十頁前八行雙寛舊作杓家　四十五頁前二行禪華善舊作陳和尚　四十六頁前七行斡喇布舊作斡離不　又八行達實舊作大石　又尼楚赫舊作銀朮可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十九頁前二行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
為名刊本弭訛戢今改
第三十六頁後八行以訊馘告刊本告訛首今改